

東方西方

請聽我說，

美國不是天堂！

龍寶麒

美國學生永不回國

去年，當我在北香頌大學讀書的時候，我的班上有一位名叫藍施的美國女生，大概在感情有些苦惱，所以遠來法國，並選擇一個偏僻的學校就讀。由於她在語言上的困難，學校指派我擔任輔導。一般人很難想像一個外國學生初履異地，所碰到的各種難題，不論生活上與課業上的。

她住的地方，距我約有二、三百公尺，那時，北香頌正在冰雪迷漫之中，我們每天步行一小時到學校上課。她喜歡穿一件紅色的夾克，每天早上當我看見在她門口，出現一個紅色的影子，而這時四週都是無邊無際白茫茫的一片，我便使勁擦去窗上的薄霧，招一招手，便匆忙奔出大門。我們越過一個小小的山坡，沿着兩岸夾着巨大樹幹的河堤，枝頭上過重的雪花，不時掉落在我們身上。

學校的功課很重，每天幾乎讀書至深夜，這時，萬籟俱靜，整個原野只剩下我們二個仍透着燈光的窗子，窗外的白色世界，使人感覺無限的純潔與高貴，我很陶醉在這種肅穆，寧靜與心無旁鶩的研究氣氛裏。五月中，學校的功課尚未結束，爲了暑期工作，以便湊足次年的學費，不得已趕回巴黎辦理赴美簽證。藍施對我的計劃非常反對，她只是搖頭，不願作太多的解釋。

她說：「你如果堅持要去，你到時候自然會明白，你如果不去，我說給你聽，你也很難領會。總之，這不是一個如同人們想像中那樣的國度。」

在巴黎，我住在國際學生中心，同房是來自加州的史考特，他很驚訝我暑期赴美工作的決定。

「你爲什麼要選擇這個時候到美國？」他問。

「開學要上課，只有暑期才有空。」

「你知道美國現在經濟不景氣，聯邦政府大量裁員，有成千累萬的人失業，到處反戰示威遊行，天天有搶劫、殺人、強姦……聳人聽聞的消息。」

「你什麼時候回美國？」

「我永不再踏入國門一步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……」我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，爲了不使中外雜誌讀者過於震驚，他的話，我等回再交待。

是否在與世界為敵

與史考特的一席談，並不改變我的初衷，我更想要看看美國的真相。

六月十八日下午五時半，飛機抵達紐約甘迺迪機場，在機上接過一張入境表，其中住址一欄

我無法預知要住那裏，空中小姐教我填「未悉」。

機場出口的移民局辦事員拿着我的表格問：

「爲什麼不填住址？」

「我還不知道？」

「那你在紐約住什麼地方？」

「我正要找。」

「不填住址不能出機場！」

「是空中小姐教我這樣填，別人可以，爲什麼我不可以？」

「你來幹什麼？」

「旅行。」

「旅行什麼地方？」

「東部各大城，紐約、華盛頓、芝加哥、波士頓……」

「你有多少錢？」

我旁邊的蕭兄忍不住說：「不要告訴他！」

我當時身上只有二百多元美金，照實說，勢必受到無理刁難，說多了我覺得對自己是個侮辱，不得已故意緩和一下：

「你有必要知道嗎？」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你憑什麼問我？」

「因爲這是個人秘密，美國是個自由國家，我合法入境，我有權利到任何地方。」

「哼！你有權利到任何地方？好！我就讓你沒有權利到任何地方！」

「哼，原來你是從臺灣來的……」

他後面這句話聲音特別大，腔調特別怪，惹得全場的人都把目光投向這裏，他彷彿提醒我什麼似的。

我的憤怒已經燃燒到頂點，指着他的鼻子痛斥：「是的，我從中國來，我是中國人，你看清楚一點，我不會害怕任何人！」

「好！……好！……好！……你不怕任何人……」

他氣得渾身發抖，話都說不出來，提起筆來狼狽底不知在一張紙片上塗些什麼，然後夾在一個紅色的卷宗裏。

「跟我來！」一副秘密警察的神態，撤下其他旅客，把我帶到一個辦事處，在一個職員耳畔低咕了幾分鐘。

那職員便故意冷落我，我等他在那裏打太極拳，約莫一小時，方始招呼過去。

「你在你們國家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在大學裏教書，業餘寫作。你們用這種態度辦事，難怪要與世界爲敵！」

他臉紅，很難堪的笑：「這是誤會，希望你不要見怪，這是你的簽證，祝你假期愉快，身心康健！」

「謝謝！」

我同行的其他同學，至此吁了一口氣。我的行李，因無人領取，被送至倉庫，等我交涉取出時，已是燈火燦爛，晚上七時半鐘了。

大學罷課好幾個月

月，學生們都擠到紐約找工作，待遇好的，輕鬆的早已被佔光。碰見許多留學生，莫不搖頭訴苦，並且把紐約的不安全，一五一十道來，聽得你心驚膽跳。

第三天接洽到一份工作，週薪七十元，供膳宿，待遇雖差，但，總比有瀉無補的好，更難能可貴的是，我、蕭、羅三人能在一起。

這是一間在紐約郊外猶太人開的旅館，猶太人的生意眼光與手腕，不難從此觀出。它能吸引客人的地方有如下：一、在紐約要想呼吸新鮮空氣，不聽噪音，不受灰塵污染，想找一塊草地，一個花園，比登天還難，而這裏有之。二、在紐約生活機械呆板，人們很難有一點休閒活動，而在這裏可以游泳、划船、打牌，玩各種球類，晚上有夜總會，可欣賞唱歌，相聲、雜技、跳舞……等。一個節目主持人，經常教客人們各種體操，舞步，製造各種幽默歡樂的氣氛。每週末有一次熱情激動全裸的脫衣舞，有一次電影欣賞，每月有一、二次大舞會。三、在紐約人工貴，任何事得自己動手，而這裏一切由人伺候。四、收費低廉，每人每天消費大約不出廿元，全部在內，在美國，這數目是微不足道的，但，老闆一樣很賺錢，因爲他所提供的大多數是非消耗的設備而已。五、夏天可避暑，冬天可滑雪。六、你高興住一、二天可以，有錢長期住也可以。

來這裏的客人，多半中年以上，不願作過多體力的消耗，只圖消除身心的疲勞。像這類旅館，紐約郊外不知有多少，因爲在紐約有二百萬猶太裔的美國人，他們的錢是不願爲外人所賺去的

短短的時間，我從一個最單純的讀書環境，來到一個喧囂熙攘的社會，心靈上感受的幅度不謂不大。

我們到達紐約時，美國各大學已罷課了幾個

月，學生們都擠到紐約找工作，待遇好的，輕鬆的早已被佔光。碰見許多留學生，莫不搖頭訴苦，並且把紐約的不安全，一五一十道來，聽得你心驚膽跳。

第三天接洽到一份工作，週薪七十元，供膳宿，待遇雖差，但，總比有瀉無補的好，更難能可貴的是，我、蕭、羅三人能在一起。

這是一間在紐約郊外猶太人開的旅館，猶太人的生意眼光與手腕，不難從此觀出。它能吸引客人的地方有如下：一、在紐約要想呼吸新鮮空氣，不聽噪音，不受灰塵污染，想找一塊草地，一個花園，比登天還難，而這裏有之。二、在紐約生活機械呆板，人們很難有一點休閒活動，而在這裏可以游泳、划船、打牌，玩各種球類，晚上有夜總會，可欣賞唱歌，相聲、雜技、跳舞……等。一個節目主持人，經常教客人們各種體操，舞步，製造各種幽默歡樂的氣氛。每週末有一次熱情激動全裸的脫衣舞，有一次電影欣賞，每月有一、二次大舞會。三、在紐約人工貴，任何事得自己動手，而這裏一切由人伺候。四、收費低廉，每人每天消費大約不出廿元，全部在內，在美國，這數目是微不足道的，但，老闆一樣很賺錢，因爲他所提供的大多數是非消耗的設備而已。五、夏天可避暑，冬天可滑雪。六、你高興住一、二天可以，有錢長期住也可以。

來這裏的客人，多半中年以上，不願作過多體力的消耗，只圖消除身心的疲勞。像這類旅館，紐約郊外不知有多少，因爲在紐約有二百萬猶太裔的美國人，他們的錢是不願爲外人所賺去的

短短的時間，我從一個最單純的讀書環境，來到一個喧囂熙攘的社會，心靈上感受的幅度不謂不大。

我們到達紐約時，美國各大學已罷課了幾個

月，學生們都擠到紐約找工作，待遇好的，輕鬆的早已被佔光。碰見許多留學生，莫不搖頭訴苦，並且把紐約的不安全，一五一十道來，聽得你心驚膽跳。

第三天接洽到一份工作，週薪七十元，供膳宿，待遇雖差，但，總比有瀉無補的好，更難能可貴的是，我、蕭、羅三人能在一起。

這是一間在紐約郊外猶太人開的旅館，猶太人的生意眼光與手腕，不難從此觀出。它能吸引客人的地方有如下：一、在紐約要想呼吸新鮮空氣，不聽噪音，不受灰塵污染，想找一塊草地，一個花園，比登天還難，而這裏有之。二、在紐約生活機械呆板，人們很難有一點休閒活動，而在這裏可以游泳、划船、打牌，玩各種球類，晚上有夜總會，可欣賞唱歌，相聲、雜技、跳舞……等。一個節目主持人，經常教客人們各種體操，舞步，製造各種幽默歡樂的氣氛。每週末有一次熱情激動全裸的脫衣舞，有一次電影欣賞，每月有一、二次大舞會。三、在紐約人工貴，任何事得自己動手，而這裏一切由人伺候。四、收費低廉，每人每天消費大約不出廿元，全部在內，在美國，這數目是微不足道的，但，老闆一樣很賺錢，因爲他所提供的大多數是非消耗的設備而已。五、夏天可避暑，冬天可滑雪。六、你高興住一、二天可以，有錢長期住也可以。

來這裏的客人，多半中年以上，不願作過多體力的消耗，只圖消除身心的疲勞。像這類旅館，紐約郊外不知有多少，因爲在紐約有二百萬猶太裔的美國人，他們的錢是不願爲外人所賺去的

短短的時間，我從一個最單純的讀書環境，來到一個喧囂熙攘的社會，心靈上感受的幅度不謂不大。

我們到達紐約時，美國各大學已罷課了幾個

月，學生們都擠到紐約找工作，待遇好的，輕鬆的早已被佔光。碰見許多留學生，莫不搖頭訴苦，並且把紐約的不安全，一五一十道來，聽得你心驚膽跳。

第三天接洽到一份工作，週薪七十元，供膳宿，待遇雖差，但，總比有瀉無補的好，更難能可貴的是，我、蕭、羅三人能在一起。

這是一間在紐約郊外猶太人開的旅館，猶太人的生意眼光與手腕，不難從此觀出。它能吸引客人的地方有如下：一、在紐約要想呼吸新鮮空氣，不聽噪音，不受灰塵污染，想找一塊草地，一個花園，比登天還難，而這裏有之。二、在紐約生活機械呆板，人們很難有一點休閒活動，而在這裏可以游泳、划船、打牌，玩各種球類，晚上有夜總會，可欣賞唱歌，相聲、雜技、跳舞……等。一個節目主持人，經常教客人們各種體操，舞步，製造各種幽默歡樂的氣氛。每週末有一次熱情激動全裸的脫衣舞，有一次電影欣賞，每月有一、二次大舞會。三、在紐約人工貴，任何事得自己動手，而這裏一切由人伺候。四、收費低廉，每人每天消費大約不出廿元，全部在內，在美國，這數目是微不足道的，但，老闆一樣很賺錢，因爲他所提供的大多數是非消耗的設備而已。五、夏天可避暑，冬天可滑雪。六、你高興住一、二天可以，有錢長期住也可以。

來這裏的客人，多半中年以上，不願作過多體力的消耗，只圖消除身心的疲勞。像這類旅館，紐約郊外不知有多少，因爲在紐約有二百萬猶太裔的美國人，他們的錢是不願爲外人所賺去的

短短的時間，我從一個最單純的讀書環境，來到一個喧囂熙攘的社會，心靈上感受的幅度不謂不大。

我們到達紐約時，美國各大學已罷課了幾個

月，學生們都擠到紐約找工作，待遇好的，輕鬆的早已被佔光。碰見許多留學生，莫不搖頭訴苦，並且把紐約的不安全，一五一十道來，聽得你心驚膽跳。

第三天接洽到一份工作，週薪七十元，供膳宿，待遇雖差，但，總比有瀉無補的好，更難能可貴的是，我、蕭、羅三人能在一起。

這是一間在紐約郊外猶太人開的旅館，猶太人的生意眼光與手腕，不難從此觀出。它能吸引客人的地方有如下：一、在紐約要想呼吸新鮮空氣，不聽噪音，不受灰塵污染，想找一塊草地，一個花園，比登天還難，而這裏有之。二、在紐約生活機械呆板，人們很難有一點休閒活動，而在這裏可以游泳、划船、打牌，玩各種球類，晚上有夜總會，可欣賞唱歌，相聲、雜技、跳舞……等。一個節目主持人，經常教客人們各種體操，舞步，製造各種幽默歡樂的氣氛。每週末有一次熱情激動全裸的脫衣舞，有一次電影欣賞，每月有一、二次大舞會。三、在紐約人工貴，任何事得自己動手，而這裏一切由人伺候。四、收費低廉，每人每天消費大約不出廿元，全部在內，在美國，這數目是微不足道的，但，老闆一樣很賺錢，因爲他所提供的大多數是非消耗的設備而已。五、夏天可避暑，冬天可滑雪。六、你高興住一、二天可以，有錢長期住也可以。

來這裏的客人，多半中年以上，不願作過多體力的消耗，只圖消除身心的疲勞。像這類旅館，紐約郊外不知有多少，因爲在紐約有二百萬猶太裔的美國人，他們的錢是不願爲外人所賺去的

短短的時間，我從一個最單純的讀書環境，來到一個喧囂熙攘的社會，心靈上感受的幅度不謂不大。

我們到達紐約時，美國各大學已罷課了幾個

月，學生們都擠到紐約找工作，待遇好的，輕鬆的早已被佔光。碰見許多留學生，莫不搖頭訴苦，並且把紐約的不安全，一五一十道來，聽得你心驚膽跳。

第三天接洽到一份工作，週薪七十元，供膳宿，待遇雖差，但，總比有瀉無補的好，更難能可貴的是，我、蕭、羅三人能在一起。

這是一間在紐約郊外猶太人開的旅館，猶太人的生意眼光與手腕，不難從此觀出。它能吸引客人的地方有如下：一、在紐約要想呼吸新鮮空氣，不聽噪音，不受灰塵污染，想找一塊草地，一個花園，比登天還難，而這裏有之。二、在紐約生活機械呆板，人們很難有一點休閒活動，而在這裏可以游泳、划船、打牌，玩各種球類，晚上有夜總會，可欣賞唱歌，相聲、雜技、跳舞……等。一個節目主持人，經常教客人們各種體操，舞步，製造各種幽默歡樂的氣氛。每週末有一次熱情激動全裸的脫衣舞，有一次電影欣賞，每月有一、二次大舞會。三、在紐約人工貴，任何事得自己動手，而這裏一切由人伺候。四、收費低廉，每人每天消費大約不出廿元，全部在內，在美國，這數目是微不足道的，但，老闆一樣很賺錢，因爲他所提供的大多數是非消耗的設備而已。五、夏天可避暑，冬天可滑雪。六、你高興住一、二天可以，有錢長期住也可以。

我們的旅館最多可容納三百人，能有五分之一的客人，便有錢賺，這算規模較小的，大的可超過一千人。

一個旅館，也像一個行政機構一樣，有健全的組織，才能發揮高度的效能。就以我們的旅館而言，它的人員在安排上，可以說已縮減至最小的限度，但仍比一個擁有十萬人口的區，鎮公所為大。旅館業目前已發展成爲一門管理的科學，在美國的許多大學都設有旅館學系，培養一批專家與人材，供給社會的需要，以達到科學化與經濟的原則。我國經濟發展，社會繁榮，國際事務日增的結果，也必然走上這一地步，爲應國家的需要，宜早設立專科或學系。

## 腸胃消化像登陸戰

我們初到旅館時，旺季尚未開始，只有一個客人而已。由於缺人手，我幾乎做過一部門的工作，最初，我們覺得以準博士之尊，來做這些事，未免有委屈之感，那知已不曉得有多少博士，樹立榜樣在我們之前。

應付一百個客人的嘴與腸胃的消化，這樣一個簡單的生理現象，和一次攻堅搶灘的強行登陸作戰，並無差別，整個工作的機體，與一支訓練有素，紀律森嚴的軍隊完全一樣。

首先，我說廚房，它可分爲三部：一、沙拉部——供給咖啡、茶、開水、牛奶、果汁、奶油、果醬、生菜、水菓、沙拉、涼拌、酸瓜……。光牛奶有六、七種，帶脂的、脫脂的、含維他命的、含酪的、帶酸的、粉調的、煉乳；奶油有動

物性、植物性、含鹽、不含鹽；沙拉有魚沙拉、蛋沙拉、肉沙拉、菜沙拉、馬鈴薯沙拉。魚沙拉裏的沙丁魚又有四、五種。每樣蔬菜、瓜果，得洗淨、去皮、挖子、切片、切丁、切塊、切條，打花，然後擺出各種圖案，不但工作時長，每天約十二個小時，而且需要細心與耐心。其次是西點部，供給各種麵包、果餅、蛋糕。從麵粉變成各種可口的西點，需要經過許多化學的處理程序，然後把成桶如泥漿的奶油，變成鮮艷奪目的玫瑰花，它的工作與沙拉部，難分輕重。三是主菜部，這是廚房的重心，工作最苦也最忙。每天要爲客人們想出不同的菜單，每頓飯得準備四、五樣菜着讓客人們選擇，煮的、炸的、烤的、炒的……，每一道菜中的每一樣配料，無不是時間與精力的成果。以煮而言，有人要煎一面，有人要煎兩面，有人要用菜油煎，有人要用奶油煎，有人要帶殼煮，有人要去殼煮，有人要打碎，有人要加洋蔥，有人要加磨菇，有人要加酪，有人要老的，有人要嫩的，有人要生的。牛排分五級，最老（焦而帶脆）、老、不老不生、生、最生（切開流血），每樣菜有每樣菜的花樣，有的客人要香料，有的客人不要香料，要這，要那，不要這，不要那……一樣錯不了，錯了客人要發脾氣。

侍者把菜端起，露在空中行走約八十公尺至一百廿公尺，放在客人的面前，客人聊天約三分鐘後食，這時的湯和菜，還要能把他的舌頭燙出一個泡，試想想，這種工作輕鬆嗎？

次說餐廳，共有兩個，一是大人用，一是小孩用，前者有侍者十個，助理侍者十個，一個大

領班，負責整個餐廳的管理，人員的調度，一個小領班協助他，領班的薪水很高，因爲他日料萬機，而且風度，口才、儀表、急智，缺一不可。小孩餐廳有侍者一人，助理侍者一人，保姆四個。保姆平常要爲小孩穿衣、洗臉、唱歌、講故事，玩躲貓貓，吃飯要餵他們，晚上哄睡，拉尿，一一得照顧，工作也够苦。

每天八時早餐，十二時午餐，下午六時晚餐，餐前一小時，助理侍者，得把一箱箱餐具搬來，刀、叉、匙、茶杯、果汁杯、牛奶杯、咖啡杯、蛋杯，各式各樣的酒杯，各種杯托、茶壺、牛奶壺、咖啡壺、水菓盅、生菜盅、酸瓜盅、沙拉碟、麵包碟、蛋糕碟、奶油碟、湯碗、湯鉢，菜碟分圓的、橢圓的，每種分大、中、小三種，此外大概還有廿種餐具我說不出名字，講不出形狀。每樣餐具又分紅邊與藍邊兩種，前者晚餐用，後者午餐用，侍者把它一一放好。

開飯號音一響，侍者、助理侍者各就各位，恭立兩旁，客人入座，用茶、用煙、用咖啡，聊天，接着上果汁，上牛奶、上湯……。接着點菜，侍者小心翼翼把每一個客人所要的東西記在一張預先印好的菜單上，註滿了每一位客人菜的特性，生老鹹淡的暗號，助理侍者也幫忙，霎時間，廿條人影，四隻長手，上下翻飛，接着生菜、水菓、沙拉、西點……。客人每用完一道菜，助理侍者立刻把髒的餐具拿開，以維護交通的舒暢，如潮水般底湧至洗碗部，加上各種炊具，菜鍋、湯鍋、炒鍋、桶子、菜托、菜盤……至少五、六十件龐形大物，無以數計小傢伙，油膩膩、滾

燙燙、黑巴巴，碗山碟海。從第一位客人走進餐廳，到最後一位客人離開，至少需一個半小時，客人走後約一小時的善後，每天能有多少時間餘暇，不難算出。更何況後來客人最高達到二百七十人！

最後是洗碗部，這裏又可分之爲三，一是洗碗碟；二是洗杯子，以及各種玻璃與鉛質的餐具；三是洗炊具。每一位家庭主婦都有經驗，不怕做柴洗衣忙，只怕飯後洗盤碗，倒胃的殘肴，作嘔的油污，魚刺、破碟，割得手無完膚。

每一個客人，只能消耗供給他食物的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三全倒在垃圾裏，一隻隻完好的鷄，一大塊一大塊紋封未動的肉排，水糟裏不知流出多少果汁、牛奶。每頓飯大概要倒掉三大桶菜，每桶在三十公斤以上。這僅是一間微不足道的旅館，其營業量在紐約佔不到十萬分之一，而全世界像這樣的浪費與消耗又不知多少倍於此。但地球上有一四分之三的人却生活在糧食不足與營養不良的邊緣。

自從我在那裏工作以來，我才真正了解古人所說：「誰知盤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。」我再捨不得浪費一顆米。也了解了勞動者的辛酸與眼淚，以後我進餐廳，送慢了，菜涼了，盤子髒了，裏面有沙子、石頭、臭蟲，我絕不吭一聲，吃完之後，一定把殘渣堆在一塊，乾淨的食物放在另一邊，也許等會洗碗的人要檢來吃，餐具整齊地擺好。並禱告上帝保佑他們，每天進水去洗東西時不要患感冒，不要被瓦斯燒，不要被刀子割，不要被魚骨刺，不要被滾油燙，不要被機械軋，也

願上帝不要讓他們的自尊心，受到過多的傷害。

### 我對嬉痞厭惡之至

美國人對國內的黑人與波多黎各人是非常歧視的，但，我則願以友善來對待他們，與我們一同工作的一個波多黎各人，却用蠻橫的呼喝回報我們的友善，在一次不愉快的衝突中，他被開車了，無人不鼓掌稱快。他這時生病，只有我不嫌舊惡，爲他送飯一週，想不到的是，他臨走偷去我們同學一架價值美金八十元的收音機。

我的好友魯本問我對嬉痞的看法，我的回答是厭惡之至！

他搖頭說：「一般人有一個誤解，以爲嬉皮一定是剪髮，不洗衣服，不工作，其實不然，就以我爲例，我那一樣合乎這三個條件？但，我就是一個嬉痞！他們只不過是不把過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儀表上，也不勉強自己去遵循一些繁縟的風俗。這個社會不了解我們，他們只是從外表的局部來下斷語，他們這種想法，逼使青年犯錯。再說那一代的青年人，不犯錯？那一個成年人不犯錯？爲什麼社會對這一代青年人的錯誤如此特別的敏感？也許我們不懂得偽裝。」

我承認我對這個問題不了解，對他的話也無法置評。

我和許多美國青年談話，沒有一個對美國政府稍爲滿意一點的，一個侍者對我說：

「政府對社會上任何的動亂，都說是共產黨在煽動，完全沒有自我批評與檢討的勇氣。使得許多討厭共產黨的人，反而同情他們，這就是上

屆競選時華萊士得到意外收穫的原因。」

我的老闆棉舉先生無數次找我談中國問題，我爲免不愉快起見，避而遠之，但有一次，他親到我房間，發表許多荒謬的言論，我無法不痛斥之。

「你能否告訴我，你對毛澤東的看法？」他問：

「他是一個侵略殘民的大野心家。」

「我不同意你說他侵略，你能否舉例說明？」

「？」

「韓戰與越戰就是最好的例子。」

「韓戰時是美國先出兵打北韓，一直打到鴨綠江，我那時在擔任空軍，接到無數次命令要我飛進中國東北，從事進攻前的各種偵察工作。至於越戰，自從奠邊府之役，法國退出越南之後，也是美國出兵去攻打北越。美國在全球保有軍事基地，駐有軍隊，在別人的國土中從事作戰。毛澤東在國外有軍事基地嗎？有軍隊嗎？他有派兵來美國作戰嗎？如果說到侵略，應該是美國！」

「我不替美國作任何辯護，但，我很坦率而認真的告訴你，毛澤東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政治的據點，它的作用比軍事基地不知大多少，而你就是他所派出最精銳又不必發糧餉的軍隊！如果你願意把美國埋葬掉；如果你願意交出你的旅館，以及全部的銀行存款；如果你願意你的兒子把你綁去公審，我就同意你的話！」

### 妳有困難不必行劫

我無法容忍我們老闆的思想，以及他對工人

們薪水剋扣的態度，藉口辦理延長簽證要求離開，不管他如何底挽留，動搖不了我堅決的去意。在這時我接到愛蓮娜夫人的來信：

親愛的××先生：

昨天，我去移民局為你詢問加簽延期居留的事情，他們說超過居留期限，持觀光護照工作，這是犯法的行為，而且非常非常嚴重。（請相信我，我沒有告訴他們你的名字，也沒有說你在工作，只是說你可能在工作而已）

之後，我打電話向中國紐約領事館求援，我一共打了三次，但，他們所說的英文，我一個字也聽不懂。最後，我到了那裏，等了兩個多小時，得不到任何答復，我看見許多華僑的情形與我一樣。

我們全家人都為你操心，請告訴我，應如何為你辦理。

愛蓮娜，安格上

愛夫人是我們旅館的客人之一，也是我的義務英文教師，她特別慕名找我請教東方哲學，因而認識。

回到紐約，許多人聽說我和移民局有了麻煩，沒有一個人不認為這是大禍。他們來了美國幾十年，但對普通法律的常識都沒有，也可見他們受到移民局如何的壓迫，已到了談之色變的地步。其實我的事並沒什麼了不起，只消卅秒就解決了，但就這卅秒，我看到了移民局的腐敗，黑暗與官僚。

碰見一些同學，他們劈頭第一句，不約而同的說：「你剛來紐約嗎？千萬不要忘了到四十二街，全條街在賣淫書淫畫，精彩絕倫，保證滿意，有意想不到的收穫。千萬不要錯過看電影，各種

姿勢，分解動作，個人表現，集體創作，有的還有人示範。還有許多你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的玩意兒。」

我翻開紐約時報，嚇然看見，耶魯大學醫學院特為該校女生編印一本避孕指南，並免費供應全美大、中學的在校女生之用，輿論的評價是，這是一本很合乎實際需要的書籍。

我在同一版面上，找到廿多條搶劫的新聞。一位記者寫了一篇新十誡，他說如果摩西今天還活著的話，他的十誡將是：一、不單獨行走，二、不晚歸，三、不走偏僻黑暗之處，四、不管閒事，五、不帶貴重東西，六、遇搶不抵抗，七、搶完不呼救，八、不使搶劫者一無所獲（否則他會惱羞成怒），九、不與陌生人答腔，十、不要為你的損失感傷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在百老匯走路回家，一個美國小姐跑來問我：「先生，我可以和你走在一起嗎？我怕！」

當她的手拗着我的時候，我發現她正在發抖，走了一會，我問：「妳怎會知道我不怕？」

「因為你是中國人！你們中國人有一種與我們不同的哲學，你們寧願辛苦賺得，不願不勞而獲。」

走到她家門時，她非常感激又懷疑地問：「你呢？當我要求走在你身邊時，你有什麼感覺？害怕嗎？」

「不！如果妳有困難，不必向我行規，只要告訴我，我會樂意幫助妳。」

### 濁浪滾滾的聯合國

我在紐約不知碰到多少美國人，他們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傲氣。有臺北街頭美國大兵的那種傲氣。

我前後碰到十幾個大學生，紛紛問我：「你可否教我中文？中文難學嗎？我怎樣才能到中國讀書？」

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卅一日出版的「時報週刊」中美國時事欄，那篇「都市邏輯」的文章，報導紐約市長林賽談話說，從一九六〇年以來有五、六萬中產階級份子遷離紐約，使得都市稅收銳減，許多勞工湧進了紐約，增加了市政府的負擔。其實這一現象非常普遍地發生在全美國，今天難以數計的美國人紛紛離開本土，各國的難民、高級難民則蜂擁而至，甚至有人憂慮，若干年後的美國，將不是美國人的美國。

有一次與一位國際友人一同去參觀聯合國，那火柴盒似的建築，所代表的意義是：現實、無情、冷酷，功利主義，與空間爭利，那呆板楞直的線條，並沒有給人一種和諧的氣氛，所顯示的是，機械取代理性，權力高於真理。在那一百零二層四百零三公尺的樓房前，我絲毫感覺不出自己的渺小，它在視覺的感受上，遠不如只有一百多公尺高的巴黎凱旋門，更沒有三千多年前，希臘人在奧林匹克山上所建立的神廟，競技場，所孕育的那份象徵着崇高、莊嚴、智慧、和平的精神。

聯合國一面是濁浪滾滾的哈德遜河，面對着的是忙碌的商店，擁擠的人羣，混亂的交通。在這種濃厚的商業氣氛包圍之下，那些代表們那裏還會記得住聯合國的宗旨？而不惜為爭取一時的私利吵得面紅耳赤了。如果他在紐約市內受了那些店員們的白眼，難保他不會把聯合國當出氣筒，難怪當年赫魯雪夫脫下鞋子大搞桌面，視聯合國如無物。

我不知道設計聯合國的人是誰，他無疑是一位精通建築的大家，但他缺少一種恢宏的世界哲學觀，他所有的僅是當代的美國精神。

### 荒謬政府混亂社會

我這時不禁想起史考特的話：「美國是一個出現在人類歷史上最荒謬的政府，最混亂的社會！」

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戲劇性底成爲世界的領導者，但他的人民缺少歷史與文化的薰陶，也不了解對世界人類所應擔當的道義責任。這對美國而言，是一場可悲的災難，而美國所帶給這個世界的，也是罪惡大於貢獻。

但，美國的社會，却提供給社會學家一個最有研究價值的樣品，如果社會學家能從這裏找出人類的弱點，從而發現建立理想社會的原理，則他們今天所忍受的痛苦，不算沒有意義。

人類今天所建立的社會，脆弱得很，美國某次鐵路工人罷工三天，總損失達一百億美元，水電工人罷工一週，美國立刻會瓦解崩潰。整個社會就是一個整體，任何一部份的破壞，都會導致全面的癱瘓。全世界何嘗不如是，缺乏一種廣泛，真誠的合作，缺乏一種世界性的指導原則，人類將會面臨一次新的三十年代的大恐慌，而它不會只局限於某一些國家。未來新政治學的定義是，任何一個政府與政策，不僅要爲他的人民所接受，也應爲全世界的人民所接受。

人類目前需要一位偉大的導師，他將不會是坐在聯合國裏開會的政客，而是一個以全人類歷史，文化爲哲學的社會科學家，帶領人類走過那萬丈的深淵。

## 臺灣合會儲蓄公司

服務平民大眾輔助中小企業

歷史悠久 全省總分支機構一〇九單位

### ※ 營業項目 ※

- 現金合會
- 物產合會
- 存款：
- 乙種活期存款
- 通知存款
- 定期存款
- 活期儲蓄存款
-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
-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
-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
- 存本取息儲蓄存款
- 放款：
- 定期放款
- 定期質押放款
- 匯兌

總公司地址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72、74號  
電話：379241（十線） 379251（十線）